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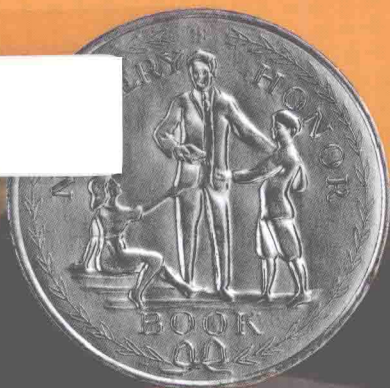
Awarded Novels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书系

纽伯瑞儿童文学银奖

The Moorchild

妖精的小孩

【美】埃洛伊塞·麦格劳 著
枣泥 译



献给所有曾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的孩子。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Awarded Novels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书系

The Moorchild
妖精的小孩

【美】埃洛伊塞·麦格劳 著 枣泥 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妖精的小孩 / (美) 麦格劳著, 枣泥译.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414-6491-1

I. ①妖… II. ①麦… ②枣…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14042号

THE MOORCHILD by Eloise McGraw

Copyright © 1996 by Eloise McGraw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柯蒂斯·布朗有限公司【美】授权云南晨光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独家出版。未经出版者许可,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摘录或抄袭本书中的任何内容。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23-2014-036号

妖精的小孩

The Moorchild 

作者 【美】埃洛伊塞·麦格劳

翻译 枣泥

绘画 帽炎

项目策划 禹田文化

责任编辑 王林艺 付凤云

美术编辑 刘璐

封面设计 大娟

版式设计 沈秋阳

内文设计 王辉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发行电话 (010) 88356856 88356858

印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2次印刷

开本 145毫米×210毫米 32开

印张 8.25

定价 22.00元

退换声明: 若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及时和印务部门 (010-88356856) 联系退换。

前言

P R E F A C E

在被爱中找到自我

埃洛伊塞·麦格劳是美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她一生钟爱奇幻题材的小说，还与女儿一起写出了不少佳作。《妖精的小孩》也是她的一部奇幻力作。在历年获得纽伯瑞儿童文学奖的作品中，《妖精的小孩》是较为独特的一部，它以奇幻故事的形式，讨论了一个很现实的关于儿童成长的议题——自我认同。

主人公萨思琪的设置，无疑是表现这个议题的绝好方式。在欧洲的民间传说中，Moorchild是人类与妖精、巨怪或者精灵的混血儿，他们被留在人类世界中，长着人类婴儿的样子，实际的身份却不是人，也不属于精灵的世界。萨思琪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她是一个美貌的妖精与一个渔民所生。这本书里的妖精是一群天真单纯，只知道享乐，不懂爱恨也不负责任的生物，每天在人类的眼皮底下过着快乐的生活。本来萨思琪也是一个不知忧虑的孩子，直到有一天，因为不能像其他妖精一样学会隐身术，她的真实身份被妖精王国的国王发现了，她被置换到了人类的世界，并消除了之前的记忆。

然而，在早期北欧的农村还充满蒙昧与偏见，像萨思琪这样的孩子，也不能被人类的世界所接受。村里人很快发现了萨思琪的异样：因为她的眼睛会变换颜色，因为她能瞬间从池塘里飞到树上，因为她从未见过风笛，却一摸到就会吹……她就像白羊群里的黑羊，太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大人们歧视她，小孩子欺负她，萨思琪的身与心都时刻处在受伤的危险之中。好在，虽然她忘记了在妖精世界的生活，她的天性里却还留有妖精的单纯，她不知道如何去怨恨。

可同样的，她也不懂得爱。她很幸运，养父虽然是个表面粗鲁的铁匠，内心却十分疼惜这个女儿，养母更是只要旁边有外人，就坚定地站在她的一边。在村里人围追堵截要消灭萨思琪的那一天，她的养父母仍然义无反顾地保护她。在她被赶到屋顶上，她的原本身份已然暴露，所有的村民都朝她扔石头的时候，她的养父仍然流着泪轻轻地说：“……慢慢滑下来，我接住你……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永远，永远都不会。”那一刻，萨思琪领悟到了一种陌生的感情：“这就是爱吗？也许带着同情，但却抚平了所有的疼痛和怨恨”。

我是谁？这恐怕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对于十一岁的萨思琪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未免太过残酷。经过漫长的探索和自我怀疑，她终于想起了过去那些关于妖精世界的记忆，明白了自己真正的身份。很难想象，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要如何接受这样的打击。她原本没有选择自己出身的权力，却先是被妖精的世界嫌弃，再被人类的世界排挤，夹在两个世界中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然而这本书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正在这里——得知真相的萨思琪选择了勇敢面对。她选择离开养父母以免拖累他们，同时不顾生命危险，深入妖精的世界找回养父母真正的孩子。在那一刻，她已经学会了如何爱人，她与妖精已然不同。而跟那些愚昧的、充满偏见的村民相比，萨思琪具有太多美好的品质，这个与人类世界格格不入的孩子，身上却闪耀着可贵的人性的光辉。她最终以稚嫩的肩膀，承担了两个世界给予她的痛苦和磨难，表现出比大人更多的勇气和责任感，活出了真实的自我。

目录

CONTENTS

PART 1

第一部

- | | |
|-----------------|----|
| 1/ 被掉包的孩子 | 2 |
| 2/ 莫寇和芒德 | 11 |
| 3/ 最容易的办法 | 25 |
| 4/ 怪小孩 | 39 |

PART 2

第二部

- | | |
|------------------|-----|
| 1/ 荒原 | 52 |
| 2/ 男孩塔姆 | 60 |
| 3/ 古怪的标记 | 69 |
| 4/ 风笛 | 80 |
| 5/ 那不是你的孩子 | 91 |
| 6/ 我可以读书吗 | 100 |



PART 3
第三部

1/ 老渔夫的故事	114
2/ 偷面包的小人	126
3/ 荒原妖精	140
4/ 吉卜赛人	156
5/ 最后期限	166

PART 4
第四部

1/ 仲夏节	174
2/ 记忆中的一切	187
3/ 看那怪物	194
4/ 无声的告别	204
5/ 待在你所属的地方	214

PART 5
第五部

1/ 妈妈的孩子	230
2/ 穿过那扇门	239
3/ 遥远的南方	248
4/ 谁没有忘记	254

PART 1

第一部



被掉包的孩子

贝丝婆婆是村里公认的“聪明人”，是她第一个起了疑，觉得躺在自己女儿家的那个小娃娃已被妖精偷偷掉了包。

这件事在她心里藏了许久，她一直宽慰自己说许多婴儿生来就难伺候，不少小家伙哭起来就好像全世界都惹到了他，作为刚出生的婴儿，自己家的萨思琪小宝贝已算不错的了。贝丝婆婆甚至觉得这孩子头几个月还不是这样子，不过她也记不太清楚了，或许小家伙只是肚子疼得厉害。小萨思琪的皮肤现在和吉卜赛炉匠一样黑，但以后肯定会变白，和她那浅色的绒发十分相称——也有可能她头发的颜色会变得像皮肤一样深。那双颜色古怪地变幻不定的眼

睛也会在适当的时候恢复正常。小萨思琪的双亲都是蓝眼睛，妈妈安瓦拉的眼睛是天蓝色的，和贝丝婆婆的一模一样；爸爸“大个子”铁匠雅诺的则更深一些。而小萨思琪的眼睛却有时是云灰色，有时是苔绿色，有时是令人惊讶的丁香紫——从来都不是蓝色。

那双眼睛的形状奇特，眼角上扬，大而明亮，周围环绕着一抹若隐若现的白色，让贝丝婆婆联想到松鼠的眼睛，但这个念头只在她心中一闪即逝。不少孩子长得像他们的长辈，或者同辈的兄弟姐妹，甚至是早就被人遗忘了的某位祖先，贝丝婆婆想。她将恐惧深深地埋在心底，在面对村里其他人时更是板着脸一言不发。

她向来不喜欢说三道四，也不喜欢凑热闹，除非有人请她帮忙，否则她绝不会发表意见——有时即使别人求她，她也不会开口。让村民们更觉得古怪的是，和村里其他寡妇不一样，贝丝婆婆并没有和女儿或者其他亲戚住在一块儿，而是在一位老修道士生前住过的小屋里独自生活。这间小屋位于村子的最外边，街道在这里缩成了一条小路，穿过荒野伸向远方。在其他村民眼里，贝丝婆婆是一个拥有某种力量的怪人，强到无可匹敌！有人甚至背地里说她是女巫。不过贝丝婆婆精通草药，无论咽喉肿痛还是骨折她都会治疗，因此也没人去找她的麻烦。

贝丝婆婆不想因为自己对小萨思琪的疑心而惹得同村人来指指点点。事实上，她真心希望一切只是杞人忧天。

但她一辈子都没见过那样一双颜色时刻都在变化的眼睛。

安瓦拉认为自己的小宝贝完美无瑕。和雅诺结婚七年了，之前生的几个孩子都是还未落地便已夭折，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活着并且十分健康的孩子，和村里的其他家庭主妇在一起时，她再也不会觉得自己像个外人，或是更糟糕的——被别人说成是像海尔莎一样不能生育的女人。海尔莎是阿伦的妻子，而阿伦是村里唯一拥有三头母牛的人。海尔莎没有孩子，并且早就过了生育年龄，村里人都很同情她，不过没人喜欢她。海尔莎的嘴皮子不太老实，总是拿左邻右舍的私事来搬弄是非。

安瓦拉十分疼爱自己的孩子，在小家伙那旷日持久的怪脾气爆发前，她甚至都有些心花怒放。现在她虽然不像当初那么兴奋了，但要是有人一脸不解地打量她的萨思琪，她绝对会以眼还眼。她摇着摇篮安抚孩子，时间一天天过去，小萨思琪越长越壮，闹起来也更加没完没了，安瓦拉人都瘦了一圈，火气也越来越大，但面对孩子的尖叫她依然能耐心忍受。相比之下，雅诺的耐性可没那么好。

“我说老婆，别让孩子哭了行不行？她为啥嚎得这么厉害，是不是惹上什么妖怪了？”

“她只是肚子疼！坐下来吃你的晚饭，照顾孩子你是个外行。”

“我看不像肚子疼，没见过疼这么长时间的。我兄弟得过这个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可咱们的小家伙是来了又

去，去了又来。”

“小萨思琪会好的，对不对，小可爱？妈妈的宝贝，妈妈的心肝……嘘，嘘……”安瓦拉在摇篮床边弯下腰，轻轻避开一只正在挥舞的小拳头。孩子的吵闹声变得更大了一些。

雅诺在一边看着，摇了摇头：“她很快就会离开那张脚踏床，长得和家里那头老山羊一样壮的。瞧瞧她踢腿的那股劲儿。我说得对不对，小家伙？”

“别瞪眼，你的眼睛吓着她了。”

“是我吓着她了。”雅诺咕哝道，依然眯着眼睛盯住正在发脾气的女儿，孩子也扭头看向他。铁匠慢慢移开目光时，孩子的啼哭声稍稍减弱了一些。“看到没？”他喊了起来，“她烦的人是我！我可是她亲爹！”

“够了，孩子他爹，吃你的饭去！都跟你说过了，她那是肚子疼。”

“那就给她喂点缬草之类的，只要能让她消停会儿就行！”

安瓦拉昨天就已经试过缬草了，她用金丝桃熬了一份药茶。但没想到小萨思琪的脾气比往常更大，又踢又叫，碰掉了喂药的勺子，弄得被药茶溅了一脸的安瓦拉差点儿哭出来。无计可施之下，安瓦拉给孩子喂了一勺蜂蜜，虽然很多人说蜂蜜对小孩不好，但这一招还真灵。屋子里立刻安静了下来，不大一会儿萨思琪就睡着了。

安瓦拉松了口气，撑起发软的双腿，抓着披巾走出家

门，在春日午后的阳光下顺着碧草丛生的街道奔跑着，去告诉母亲贝丝婆婆，自己已找到了治好女儿的办法。雅诺则坐下来喝粥，一边喝一边心烦意乱地看着正在睡觉的女儿。事情很明白，以后蜂蜜不能缺，最好能再找到一群野蜜蜂，然后编个稻草篮子把它们带回来。菜园外边的地方够大，摆三个蜂房是没问题的。

贝丝婆婆听安瓦拉说着“灵丹妙药”的事，当得知小萨思琪讨厌金丝桃却喜欢甜食时，她一颗心顿时沉了下去。不过一开口却还是鼓励女儿的话：“不，不，亲爱的，一小勺蜂蜜对萨思琪没有坏处，反而能滋润她的喉咙。许多孩子都喜欢蜂蜜。”贝丝婆婆没有告诉女儿的是，很少有小孩会在父亲接近自己时惊恐不安。

贝丝婆婆拐着弯问了几个问题，很快便从明显兴奋过头的女儿那里得到了答案，而这答案正是她所担心的。雅诺是不是站得离孩子很近？是的。他是不是束着一条带铁扣的腰带？是的。“和平常没啥两样。妈，你问这些干吗？”“是的，盐商刚到村子里来过，家里的盐罐已经满了，要不要给妈妈也抓一把？”

安瓦拉走了，往村里的水井那边，想找几位邻居分享自己的好消息。贝丝婆婆则呆坐着思考了很久，心情沉重。

孩子出生时一切正常，她亲眼见证；孩子落地后也十分安静，没让人花过心思——直到洗礼日那天。贝丝婆婆非常不安，因为洗礼日已经推迟了很久很久。博萨神父住

在离村子几里远的小镇上，穿过荒原就到，可自从第一批羊羔出生后他就再也没来过。确切地说，是小萨思琪第一次闹“肚子疼”的那天。贝丝婆婆无法说出口。但无论是她，还是当时在场的其他人，都忘不了那个洗礼日。小小的婴儿在神父的怀中扭得像条鳗鱼，那凄厉的尖叫声差点震聋所有人的耳朵。圣水四处飞溅，天知道到底有没有一滴落在孩子的头上。

贝丝婆婆可以确定，孩子就是在那天被掉了包，她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所接生的那个人类孩子已经被拐到了某个不见天日的妖精世界，取而代之的是铁匠家那个害怕铁制品、盐和圣水的异界生物。

晚饭是汤和粗面包，但贝丝婆婆一点儿胃口都没有，之后整夜都在噩梦中辗转反侧。天一亮她就围上披巾，沿着弯弯曲曲的街道走向那座紧挨着铁匠铺的小石头房子。雅诺正在吃饭，还没有开炉生火，他的早餐是啤酒和大块的面包。安瓦拉在炉子旁边弯着腰，将白天要用的面包一块块放在石头上，准备烘烤。“哦，妈妈！”安瓦拉惊讶地直起身，拍掉手上的面粉，搬来一张凳子让贝丝婆婆坐下。

萨思琪就在房间另一头的脚轮床上，似乎睡得很熟。

“我得跟你说件事。”贝丝婆婆语气沉重。她叹了口气，一把扯掉披巾坐了下来，把心中的恐惧及原因全都告诉了女儿和女婿。

小两口惊得差点晕倒，张口结舌地瞪了贝丝婆婆好大

一会儿。

“您疯了！”安瓦拉轻声说道，声音颤抖。雅诺则面无表情。贝丝婆婆不敢再看他们，转而瞥向床上的萨思琪。小家伙已经醒了，也在盯着她看，那双形状奇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珠是薰衣草般的淡紫，但很快就变成了灰绿色。萨思琪小脑袋一扭，在被子下面开始尖声啼哭。

哭声乍起时，安瓦拉瞬间便反应过来，跑到床边把孩子抢进怀里。她的目光越过那不断挣扎扭动的小小身体，怒视着自己的母亲。“这下好了！”安瓦拉愤怒地喊叫起来，“瞧瞧你干的好事，你都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她搂着孩子又是拍，又是哄，又是摇，但都无济于事。她边哭边喊，那是谎话，全都是谎话，她不想再听到，永远不想。

“老婆，你干吗不喂她点儿蜜呢？”雅诺低声咆哮，他站起身大步走到架子前，抓过蜜罐和牛角勺递向妻子。萨思琪躲开他，哭叫的声音更大。雅诺退开了，他看向贝丝婆婆，后者耸了耸肩膀。

“雅诺，孩子不是怕你，是怕你身上的铁玩意儿。”

“我的上帝！老太太，我就是个铁匠，身上少不了铁玩意儿。”

“那她会一直躲着你。”

雅诺一屁股跌坐在凳子上，注视着因为蜂蜜而安静下来的女儿，喃喃自语道：“我不相信这些。我不能信，也不会信。”

“是的，村里的人谁都不会信！”安瓦拉厉声说，她将孩子抱得更紧，如同挑衅般地背对着自己的母亲，“求您别在村里乱嚼舌头。想想那个吉恩，他一直都看不起雅诺。还有海尔莎，还有陶工高斯维克那个尖酸刻薄的老婆。嘴皮子能杀人，是的，能杀人的，他们会来打听这件事，趴在窗户上往屋里看……”

“我不嚼舌头，也没有撒谎，我的女儿。”贝丝婆婆说。安瓦拉没有再说话，脸色依然十分难看。

“你想不想把真正的孩子找回来？”贝丝婆婆语气恳切地说，“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孩子就在我这儿，就在我怀里！”

“别这样，老婆，冷静，冷静。”雅诺摆着手，让妻子安静下来，然后转向贝丝婆婆，“要是我们相信你——嘿，安瓦拉，让我把话说明白——就算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嗯？老太太？该怎么处理这个小怪物，小精灵，或者说妖精崽子啥的，然后把我们真正的孩子找回来？”

这正是贝丝婆婆害怕的问题。“办法不是没有。”她尽量让语气显得温和，“如果能想办法问出他真正的年龄，被掉包的孩子瞬间就会消失。因为‘掉包孩子’其实并不是孩子，他比我们任何人都要老。”

“这么说，我们还得等到萨思琪会说话的时候，真好！”安瓦拉冷笑一声，显然不同意。

雅诺想了一会儿，扬起浓密的眉毛看着贝丝婆婆：“小萨思琪现在根本不会说话，换个法子吧。”

贝丝婆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另外一个办法我只是听说过，不保证有效——妖精会自己过来把掉包孩子带走，如果，如果把他扔进井里或是火里，或是痛打他一顿。”

“火？痛打？”安瓦拉惊骇不已，往后退开，拼尽全力搂紧了怀中一声不响的孩子，“我，会这样对自己的亲生骨肉？您都在说些什么！”

“这孩子不是你的亲生骨肉！”贝斯婆婆大喊，“她连人类都不是——”

“够了！到此为止！”雅诺的声音如同轰鸣的雷霆，他盯着贝丝婆婆，目光变得十分阴沉，“我明白你是好意，老太太，但这种办法我再也不想听了。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虐待生灵，但我不会这么对待一个和小孩子一模一样的活物。”

贝丝婆婆看了看他们，站起身拉上披巾，往自己的小屋走去，她沮丧的步伐沉重而缓慢。她太心急了，或者已经太迟了。女婿心怀不满，女儿更是对她充满敌意，对小萨思琪则更加维护。现在她什么都做不了，只有等什么时候出了麻烦，他们的想法才会改变了。

当又惊又怒的安瓦拉正在想白天都要干哪些活儿的时候，床上的萨思琪出人意料地一声不吭。她也正在想一些事，在绞尽脑汁地想。